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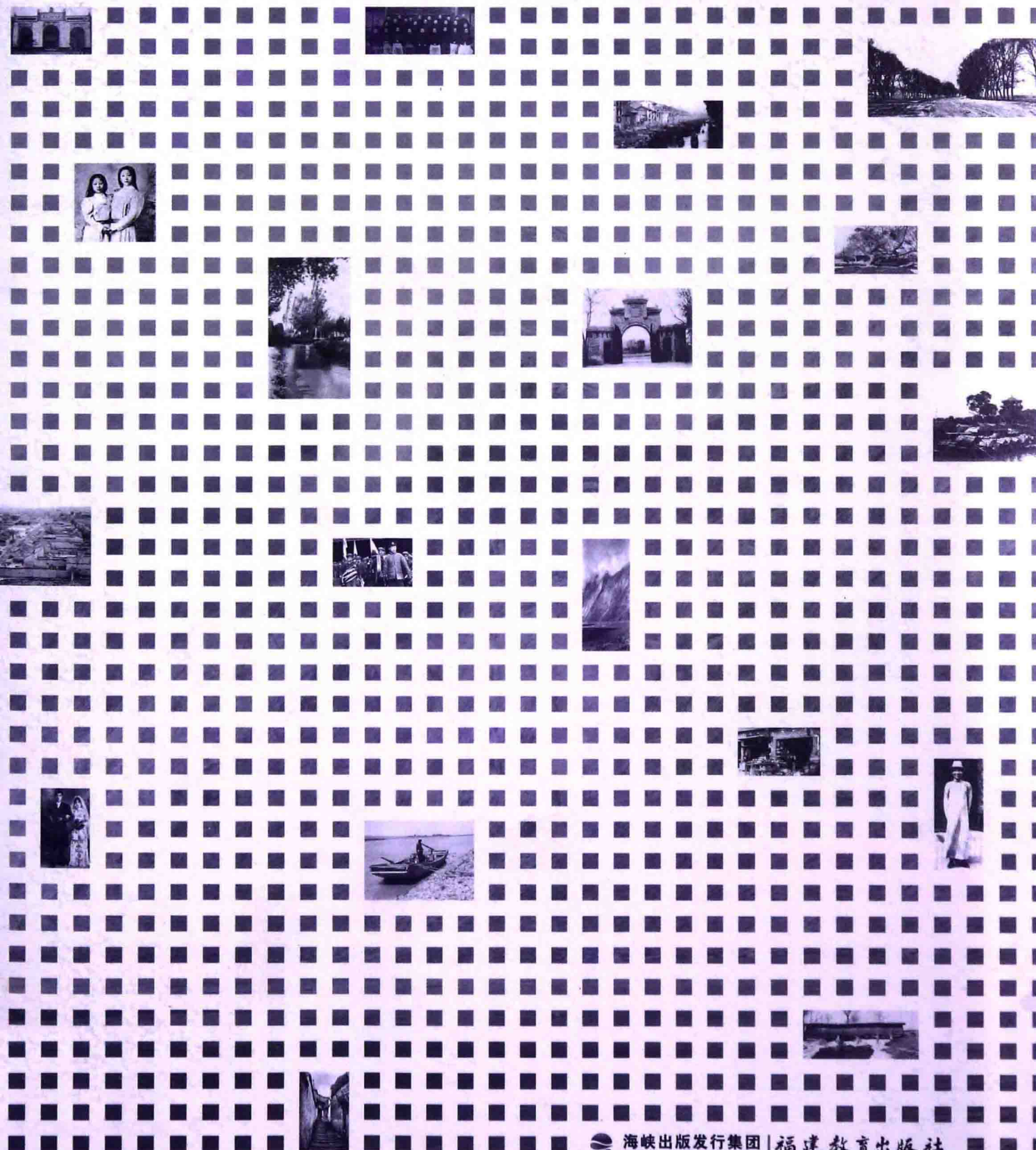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少数民族卷

下

主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minguoshiqi shehuidiaocha congbian / erbian

二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主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少数民族卷 ②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文献的整理与研究”(06BZS043)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校级重大攻关项目“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2006XNZD012)

北京市历史学一级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少数民族卷/李文海
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34-6635-0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社会调查—调查报
告—中国—民国 ②少数民族—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IV. ①D693. 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4823 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少数民族卷 (上、中、下)

主 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05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黄 旭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福州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6.75

字 数 3767 千

插 页 12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635-0

定 价 498.00 元 (上、中、下)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少数民族卷**（下）

目
录

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 任国荣 (1)

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 颜复礼 商承祖 (32)

广西象平间瑶民调查 徐益棠 (80)

广西茶山瑶的石牌政制 雷金流 (142)

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 国立中山大学理科生物学系瑶山采集队 (152)

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 杨成志等 (157)

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 杨成志等 (356)

曲江荒洞瑶民经济生活概况 冯海燕 (400)

惠阳耷仔山苗民的调查 钟敬文 (405)

湘西苗族考察纪要 石宏规 (408)

苗族调查报告 鸟居龙藏 (431)

云南嵩明县之花苗 岑家梧 (651)

炉山黑苗的生活 吴泽霖 陈国钧 (661)

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 阮镜清 (724)

叙永苗族的生活程度 胡庆钧 (742)

川南叙永苗民人口调查 胡庆钧 (750)

不容忽视的边区土地问题——一个苗村的实地调查 胡庆钧 (769)

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 高华年 (774)

僮人调查 石兆棠 (784)

车寨社区调查 梁瓿第 (795)

俅江纪程 陶云逵 (801)

五指山问黎记 黄 强 (825)

括苍畲民调查记 沈作乾 (854)

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

任国荣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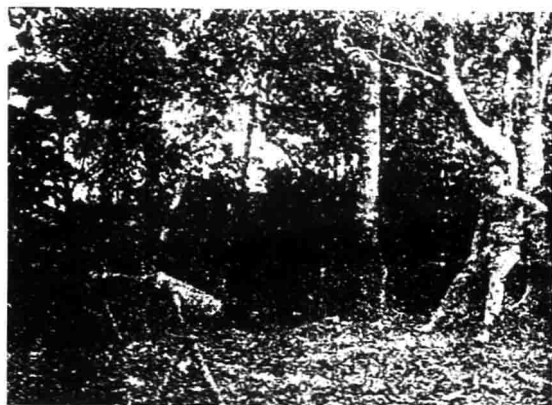
上篇 概略

一、地势·····	(5)
1. 瑶山在那里，是怎么样的·····	(5)
2. 圣堂顶·····	(5)
3. 森林·····	(6)
二、种族及职业·····	(7)
1. 五种瑶人·····	(7)
2. 职业·····	(7)
三、生活·····	(8)
1. 服式及装饰·····	(8)
2. 食料·····	(9)
3. 居住·····	(10)
4. 交通·····	(11)
5. 迷信·····	(12)
6. 外力·····	(13)
7. 其他·····	(13)
四、能力·····	(13)
1. 利用自然·····	(13)
2. 体力·····	(14)

中篇 制度

一、村主·····	(16)
1. 产生·····	(16)
2. 职权·····	(16)
二、分配·····	(17)
1. 土地与山林·····	(17)

2. 节制生育.....	(17)
3. 析产及养老.....	(17)
三、雇工及租借	(18)
1. 雇工与互助.....	(18)
2. 山林田地之租赁.....	(18)
3. 借贷.....	(18)
四、两性关系	(19)
1. 社交.....	(19)
2. 婚姻.....	(22)
3. 冶游.....	(23)
4. 易妻.....	(24)
5. 罗运好姑娘.....	(24)
6. 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25)
7. 离婚.....	(25)
下篇 仪节	
一、婚礼	(25)
二、丧礼	(26)
尾声	(28)
跋语.....	顾颉刚 (29)



工余小憩



采集晚归



竹林



门前



于归

左迎亲 中新娘 右送嫁



委禽



四十衰翁（姓赵名 Gung-Sung）



艳装



罗香丽妹（正中者）

上篇 概略

向来都很少注意及“瑶山”这个名字，不特我为然，恐怕许多人也不免如此。自从1926年冬间由三江墟到过板瑶的横涌村一次以后，我脑子里才有一些痕迹，才晓得有这一个地方，才晓得有这一种人类，才晓得瑶山足可供生物学研究上标本之采取。然而居留的时日无多（前后只有四天），所经的地方又少，而板瑶更十分谲诈，不肯对我们说实话，所以知道的不外一些皮毛，得到的也不外白鹇鸡松鼠等一类的普通标本。据板瑶说，此外还有一种长毛瑶叫做金秀银秀的，财多人旺，性质凶蛮，做皇帝的动辄宰人以为乐，我们叫他介绍前往，他把舌头伸出缩不进去，肩尖耸到与耳朵一样高，表示出十分可怕可畏的样子来，我们初次到去，辨不出路，认不到人，只好收拾行李，溜之大吉。自从这一次探求之后，心目中虽有了一点明了，同时却发生了许多疑惑：究竟瑶山有多么宽，多么长，周边有多少里数呢？外头的各州县有几条路可进去呢？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制度如何呢？长毛瑶究竟是啥东西这样子凶蛮可畏呢？这都是我梦里不忘的未曾解决的几个问题。到现在这些不决的问题差不多一旦通通给我明白了，这是多么畅快的一回事呵！现在且把它分条记载下来：

一、地势

1. 瑶山在那里，是怎么样的 展开广西省地图一看，可见得瑶山在广西之中部而偏于东，七个县份把它包围着，修仁在北方，蒙山在东北，昭平在东方，平南在东南，桂平在正南，武宣在西南，象县在西方。各县有各县的通路，而且不止一条。我们前次由三江墟入，三江墟是桂平县属；这次从马练入，马练是平南县属。在未到过瑶山的人，每每会把瑶山理想成一个很简单样子，以为瑶山定必是一个极大极高的高山，各村瑶人，绕着山一层层一级级的住上去。其实并不如此，瑶山只算得一派山脉，并不是一个孤单单的高山，它的周围究竟有几里，此次未有测量的人材，未能精细测出，但据瑶人之所告，便说有五六百里。我曾登那四千五百尺的高峰用很好的望远镜看过，只见一起一伏，煞像大海中的波涛，绝无涯际，的确不算小了。瑶人住居，散布各处，各村相距，远近不等，但决不是一层层一级级住上去的。

2. 圣堂顶 瑶山既是一派山脉，山峰起伏，高低不一，最高的叫做圣堂顶，高约六千余英尺，次为金秀附近的石崖，高四千五百英尺，又次为罗香附近的石崖，高约三千五百英尺。金秀及罗香的石崖我们都曾到顶上去计算过，最可惜就是没法到圣堂顶去。圣堂顶是一个矗立云际的削壁，虽是晴天也要下午才可见顶。关于圣堂顶的神话，本来也值得详细说说，可惜没这多的空闲时间。据瑶人云：“顶上有极大极大的一块平地，摆起酒来可容二三百席，有一所神庙和一个鱼塘，常常有仙佛降临，所以绝不许凡人踪迹到去。在这如削的峭壁上，固然绝对不能找到一

些儿攀登之路，但有时，山麓的居民（瑶人），不知如何，忽然有动于心，信步上去，又忽然会找到很平很正的康庄大道，行不数步，即到山顶，见神庙中陈设都丽，猫犬鸡鸭之属，应有尽有，但屋脊稍有穿漏，桁桷亦微有朽腐，上去的瑶人，稍动修葺之念，于是砖瓦木石等应用品物，一一突现眼前。修补之后，肚子饥饿，瞬息间饭菜碗筷又齐齐整整的排列着。夜间睡眠的床帐及其他一切一切，莫不应念而至。工作完竣回家之后，再也找不出路来。但我问何时有人到过和谁人到过，个个瑶人都不会答复，再多也只不过说从前有人到过吧。这一类福随心至的神话，十足可以表示出瑶人那懒惰不振的气习来。他们又说：“从前李闯王到此被杀，那庙宇就是他的宫殿。”这些话固然一厘证据没有，甚至李闯王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也一毫不懂得，只会信口的胡说吧。辛树帜先生，屡次旅行都抱着突奔猛进精神的，听了这一席话，不禁动了探险好奇之念，且与那只知开步走不知向后转的黄季庄君，都垂涎着那悬崖峭壁上的新奇羊齿，于是决由罗香拨抽小队，前往采探。除了他们两位及好动不过的我之外，还有精射飞鸟的江君和引路工人两名。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两日后到山麓的横村住下。明日，大队六人向山顶进发，经过林下，森森有鬼气，蓬蒿没顶之处，则互相呼应以壮胆，林过密或草过茂者，则伐木刈草而进。湿林下吸血的山蛭和丛草中杀人的青蛇，使“拼死来”的我们，也不禁为之着着提防，行路之难，至此既极。至于气喘汗流，腰酸足痛等等是极小极小事，我们老早不视以为苦的了。到了四千五百英尺之处，不能更上一层楼，去峰顶尚约一千七八百英尺。我们虽出尽了智计，鼓尽了余勇，终底也没法攀这猿猴不登的削壁，不能看那瑶人神话中“一块极大极大的平地”。辛黄两位，果然愿望大偿，得有绝新奇的羊齿十余种；我，不幸极了，引路的瑶人玩弄我的鸟枪，失手了，砰然一声把我小腿打伤，血液喷出，没法儿只好将绑腿紧紧的束着，扶着竹杖，忍着痛，一步一步的下山。晨早七时出发，晚上九时归。归途月明如水，景物如在大雾中。

我们这次探圣堂顶，一方面固然想采集上头的生物标本和考察那分布情形，同时也想登峰造极，把瑶人的迷信打破。当初，那横村的寓东屡曾忠告我们，叫我们不可做这莽撞的事体，即那两个引路的瑶人也畏缩着不肯前，只有我们这不怕天不怕地的莽撞青年，才不信人们的忠告，不随引导而退缩，现在弄出祸了，居然予他们以口实，并把他们迷信之心恰反的强固起来。当我闭着双眼在床上休息时，他们且畏且怯的悄语着，说我犯神明，遭天谴，那真极可怜可笑了。

3. 森林 瑶山的森林，都是未经摧残的处女林，在罗香的林木区最广最密，但巨材却不多；金秀附近的森林，木材最大，直径二三尺的简直不算甚么一回事。其他如罗运、龙军、白牛、罗蒙、罗州等村落附近也都有小林，在此里比起来虽说小，在未曾见过罗香、金秀等大森林的却已足以诧异不置了。木林之外还有竹林，竹林多在山顶，各村都有，如由罗香到白牛，必须经过一条竹林小径，约须一小时有半才得行完。如果想到高山绝顶，便连小径都未有，通通攀着竹儿一步一步的跳上去，随你火也似的太阳，休想射得一点儿进去。竹有弹性，攀着竹儿上山或下山时，十分有趣。只可恨那竹林下的山蛭，咬着人一点不会觉到，等你觉到它老早已

大腹便便，随你如何的处置了。咬伤之处，血流难止，我们虽有绑腿掩护，但它却无孔不入而且可以隔着袜子咬的，这真是没法可想了。

二、种族及职业

1. 五种瑶人 瑶有两种，一种留长发而不剃的，一种剃发的，前种束发作髻与明装相近，后种结发作辮盘于头上与清装相近。前种统称做长毛瑶，因髻之不同，再别为寨山、花篮及正瑶三种；后种无总名，但因服式不同又别为山子及板瑶两种。至于髻式服式怎样的不同呢？这不是一枝秃笔所能描写的，所以宁愿不说，只等候黄季庄君的照片印出来一看便可明了。各瑶自成村落，并各自有其土地。村落大小不等，日前那瑶人告我说大村有六七百人，小村有六七十人，后来以我亲自考察之结果，这话殊不确实。最大的如罗香及金秀两村也不过二三百人，小村如横村等恐怕还不上二十人。

五瑶之中，板瑶人最多，寨山及正瑶次之，花篮又次之，山子最少。寨山、正瑶及花篮都各自有其一定的土地及村落，子子孙孙，世代相承。板瑶及山子完全没一点土地，只会向长毛瑶租取荒山，开辟后拿来种玉蜀黍或木薯。租得之后，不用人力，不用刀镰，放一把无情火，将郁郁苍苍的山岭，烧成一片焦土。山已烧光，那才种植，他们只知收获，不知填补地力，三四年后便不能再用，于是另租别处再造房子。所以板瑶、山子，简直像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样，子子孙孙都是穷都是苦。

2. 职业 各种瑶人，大都耕种为业。粮食中以山芋、木薯为主，禾稻供不应求，所以很少见不吃粥的瑶人（我简直未见过）。在金秀、白沙及其他许多寨山瑶，将其山地之大部拿来种灵香草（或作苓香草）。灵香草晒干之后，卖与汉人，每百斤值银二十五六元，汉人转卖到香港南洋各埠，每百斤值银七八十元。灵香之外还有冬菇、火笋等出产品，这是各瑶都有的，在某一时期中，瑶人也会因此而有采集忙。冬菇是寄生的一种菌类，瑶人之所谓香信木就是那培植冬菇的木材。香信木共有七八种，一概都是产于山中的坚材，春间伐而藏埋于泥土中，三年之后，自生香信（即冬菇），采而干之，即可应市，每斤值约四元。鲜菌一斤晒干后只得一二两，想得几个钱，真不容易呵！瑶山既多竹，竹笋亦极丰富，秋间，男老幼都背着麻索织成的笋袋，向竹山前进，一袋袋都装满了，才重返家里。幼嫩的竹笋，十分甘美可口，简直非在都市中所能得尝。他们除拿极少极少的分量供饷之外，大都用火焙干，制成笋干，名叫“火笋”。有些大规模的且在山中辟方丈地，用竹盖成棚厂，里头装置着个大土灶，用竹造成几张睡床，将采得的竹笋，加以一昼夜的火力焙干了以便收藏。焙笋的人，彻夜不回家去。据说生笋八斤可得笋干一斤，每斤价值三毫。采集的劳力，烘焙的柴草，看守的精神，搬运的辛苦，通通给几毫钱买去！交通不便，那能怪呢？此外，他们也常常到山上去采些药材，但为数极少，不得甚么工作或职业。玉桂也有的，闻说要三十年才有收获，收获结果，每株约值二三元。以那目光如豆，急利如火，懒惰如树獭，迟钝如乌龟的瑶人，只想下雨变为酒，大

解变为饭，盛着就饮，拿着就吃，最好最好连手也不须伸，足也不须动的，哪有这样的长心来听候呢？所以可以种玉桂的瑶山，种的玉桂却如凤毛麟角！虽然，像这一类的事情恐怕不止瑶人如此，就那以天之骄子自居的汉人，何尝不往往犯着这种毛病呢？你看，那一处的山岭不是光着头秃着顶的呢？森林不是很有利益的吗？只因收利缓，得不到急利人的青盼吧。

以上所述的种种，除耕田之外，与其说是瑶人的职业，还不如说是瑶人的一种收入吧。我们初到的时候，也曾问过他们把什么当做职业来维持生活，他们却瞠然不知职业是怎么样的一件东西，只好一笑作罢。瑶人做商家的一定不会有，有的只是汉人。做喃巫先生以及算命择日书符念咒的，最初的都是汉人，瑶人而会这一类把戏的也不少，但通从汉人学来而且并不视作职业。

三、生活

这一节是记述瑶人的衣食住行和其他一切连带关系的。还有许多事情或许为这几个题目字所不能包含的，但为利便起见，一并在此记载下去。

1. 服式及装饰 男子服装，五瑶大概相同，妇女却互有差别。我这里描写的只能尽其大概，必不能予读者以十分明了的印象或推想。瑶男衣服，与普通汉族乡下人一个样式：对襟，五个或七个布纽扣，三个或四个袋子。平常尚黑色，居丧时穿白色，平常间中也有穿白的，但丧服的缝线却显露在外面，这与白色常服不同之一点。瑶妇呢，在正瑶及花蓝瑶都与西洋女子穿的大反领相近似，腮喉以及前胸之大一部都显露着，初初看来，总不免有一点诧异，尤其是巍巍然只掩着一点儿的双乳。衣长过膝，通身没半个纽扣，只像道士袍般的将左右两幅叠起，用一条带子在腰部一束便了事。寨山瑶与正瑶不同，她们那种款式与我们通常所谓琵琶襟相像。至于板瑶与山子瑶的，与正瑶妇人的式样相似。各瑶妇的服装虽异，但亦有相同之点：裤儿男子一律穿长的，妇人一律穿短而且必有一双脚筒。脚筒是她们一种适应环境的特殊装置，用来替代绑腿的。筒用布制成，大小长短恰如小腿，套在小腿上，于膝关节稍下之处用索儿束起来。她们要在草莽荆棘丛中做工夫，为防御山蛭毒蛇及荆棘起见，所以有这种特殊的保证。袜儿一辈子也未有穿过，白天赤着脚做工，夜晚洗澡之后，有些时还拖着一双布鞋，是汉人做好卖给她们的，这是不可多见的机会。

从前我既说过，五瑶之别，最要的是头部髻的形式。板瑶和山子瑶的相差不远，通通把头发盘在头上用布裹着，只裹布的形式稍有不同，尤其是妇女们。山子瑶妇裹头布的边缘，有许多用线搓成的周围垂着，板瑶妇的却没有。正瑶的髻成螺旋形，十足像一个螺壳儿，梳在头顶的中央，用几个银或铜的钉儿，沿着螺旋纹钉上去。花蓝瑶的髻儿，据他们自己说便像花篮，在我看来与其说它像花篮还不如说它像面粉做成的麻花，一条条结在一起，位于头之前部，几及额际。寨山瑶的头髻形式本较复杂，但最普通的也作螺旋髻，位于前头而不位于头中，与正瑶异。妇人的髻式，正瑶是扁形的，髻上用一个竹箨做成的三角帽儿罩着；寨山瑶的却密密的

用布包着，用大大银簪插着，从来不肯给我们看一看。花蓝瑶的自上头梳下，到额前反卷上去。

瑶人虽不开化，仍然知道有所谓装饰，大概以头部装饰品为最多。除上述钉髻的银钉以外，还有银簪、耳环、颈圈、手钏、包头布等等。平常好用银簪的首推寨山瑶，如金秀人，头上银簪至少有七条，每条重约五钱以至一两余。耳环平常戴一副，需要时戴三副，每副重一两以至一两五六钱。所以有许多瑶妇，尤其是金秀的，环孔被过重的耳环扯裂了，再不能戴，于是用索儿把耳环挂在头侧，这种现象，极为普见。颈圈、手钏也都用银制，大小不等。头布，差不多是瑶男唯一的饰品，色尚白，绣红花于其上。此外如烟袋、荷包、裤带也弄得有些装品的气味。罗运的男子戴耳环的非常之多，当初颇以为怪，其后才知许多村落也依然如此。

他们头发有些时梳得很光亮，原来是用猪油梳的！用猪油之多寡，因村落之习惯及贫富之关系而不同，花篮妇人每年用十五六斤，寻常各村则用二三斤。猪油气味已不好，而她们又不肯洗沐（每年只洗一二次，或全年没有一次），臭气纷腾，令人欲呕。头上虱儿不绝地爬动，他们一面扞虱，一面吸烟，怡然自得。

2. 食料 人们慨叹中国的国民生活还比不上欧美狗的生活，甚至连牛马的生活也比不上，最多不过如猪的生活罢。在我们的眼光看起来，瑶人的生活，虽比不上欧美猪的生活，却可以赶得上中国牛马的生活，从起居饮食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尤其是在食的方面。

瑶人耕种概以山芋及木薯为主，禾稻次之，他们并不是不想栽禾稻，只因山岭重迥，稍稍平坦而又有流水灌溉的地方，实在不易找得到，他们一切差不多都是靠天然的，你要他用“人”的能力来改良来补救，完全是一件梦想。况且栽稻比栽别的东西更费人力，知足不辱的瑶人，只求肚子塞满了东西便罢，那顾得好吃不好吃。山芋及木薯的生活力都很强，种在山岭斜坡上，只须把草莽稍稍开辟一下便不须常常灌溉。收获时山芋只有母趾般大小，木薯只有中指般粗细。山芋煮熟了便可整个的吃，木薯却要经过一番手续。吃木薯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把木薯去皮浸软之后，加热蒸透，成了糯米浆糊的形态，用筷子挑着吃；一种将木薯剥皮放在流水漂净晒干，舂成粉末，或拿来作糕饼，或和些少糙米混煮成木薯粥。木薯粉做成的糕饼，因混有蔗糖还可以吃得，蒸软的净木薯，气味非常腥臭，简直咽不下去，勉强咽下去肚里也不住的作闷。然而也有说它不大腥臭的，或许是个人的嗜好不同罢。

瑶人每天吃三顿，第一次吃木薯粉和米煮成的粥，时间约在早上六时许，吃完之后便到田间，同时却预带着午餐去。午餐的糙米饭，用树叶包裹着放在背上的网袋中，吃时并不煮热，又冷又硬的吞下去。晚上回来吃一顿粥。午饭差不多是妇女的专利品，因为男子们很少到田间去的，他们在家或扞虱而谈，或抱小孩子，午餐只好吃粥，这是瑶人男女间最平允的一件事。瑶人已视米为珍品，所以吃木薯粥也不容易的事情，自己未有米而又无钱购买的穷人，除了木薯和山芋之外，并无其他养生品，送菜更无论了。

板瑶与山子瑶的食料，与上述的又有所不同，除种禾稻、木薯、山芋之外，更

种植玉蜀黍，而且以此为主要的食料。玉蜀黍他们称作包粟，性强健，虽种在干旱的高山上也可以生长，收获结果还不错。包粟的食法和木薯差不多，先捣成粉末，用来煮粥或制糕饼。各种瑶人都是每天煮粥一次，煮时用大锅满满煮一锅，早上吃热的，以后通通吃冷的。我虽勉强把它们分做早午晚之餐，其实并不会如是之有规则，随时都看见他们吃冷粥。早上煮的粥，大概恰可够一天吃，有余的便多吃一点，以吃完为止。长毛瑶的粥稀薄，板瑶的包粟粥浓厚，简直可以切成一块一块，与其叫做粥还不如叫做软糕罢。山子瑶的粥，听说是粥种的，我初时十分疑惑，后来经过许多采问，才晓得所谓“粥种”，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们有一种迷信，以为把所煮的粥一次吃光便是不吉之兆，所以要留下一点待明日煮粥时一起混下煮着，日日如此，永远如此，留下的粥便叫做“粥种”。

从瑶人“经常的食料”看起来，说他是“专以植物为食之人类”，的确不错过。虽然，他们间中也有吃肉的机会，如秋冬农闲时，男子们大多数都会狩猎的，纷纷荷枪入山射取鸟兽。在相当的时间，稍稍有钱的人也会到汉人的小墟市中购回一点猪肉。又瑶人的历法完全采自汉俗，当着节令，那富有之家也会宰鸡置酒的。婚丧典礼时，更是吃肉的好机会了。他们不特以鸟兽为食，许多甲虫类及蛇蛙等也常常视为美味，在广东人看起来本算不得什么稀奇，所稀奇的便是那泡制的方法：什么东西向火里一烧拿起来便送到口里去。蛇、蛙、鸟一律烧熟后把可吃的部分（如四肢胸肉等）首先吃去，以后再裂腹抽肠吃其他部分。至于甲虫、蚱蜢等简直连肠也不抽了。山溪中常有鱼，惟不多，难得吃的机会。豆腐固然可到汉人墟市上买回来吃，而瑶人也有会制的，但一切原料，仍然购自汉人。蔬菜除了一种菊科植物叫做苦嘿菜的之外，别无他种。盐油酱油等调味品，亦概购自汉人。酒与烟都是瑶人所最嗜的，不做工而深居简出的男子们，把烟酒当做最重要的消遣品。烟概购自汉人，酒亦然，只有木薯酒是自酿的。不特其淡如水，而且带有酸腥不快的气味。

照这些情形看起来，说瑶人的生活是牛马的生活，大概不为过吧。

3. 居住 大别说起来，瑶人房子有四种：一种用竹造成的，一种用木或竹木兼用造成的，一种用泥造成的，一种用砖造成的。各种房子，除掉砖造成的稍稍高敞一点，其余都是十分卑陋。竹房之造法甚简，砍山上的大竹（杯口大或碗口大的），用藤编结成排，另以巨杉植入地中作柱，将竹排再用大藤缠缚杉柱上。竹排高可五尺余，宽阔不等，其上最覆竹排以代瓦。此等房子差不多是贫苦的瑶人最普通的款式，尤其是山子瑶，我们探圣堂顶时经过一个山子瑶村叫做“四堂村”的，居民十余家，所有房子通通用竹编成。木造的房子不甚普通，建筑材料，或用木板或用杉皮，或木板、杉皮、巨竹三种合用，而且多是如此的。各瑶村中，这类房子虽不甚多，但每村必有一二家。泥造的房屋最为普通，除了金秀、白沙等富有的村落外，其他村落，最富裕的人家也不外如此。四壁用黄泥舂成围墙，高五六尺或六七尺，最高的还带点乡下炮楼的款式。砖屋，只于金秀、白沙等村见过，别处未有。

建造的材料如此，且说说那布置情形。大概由大门进去便是一个厅，厅之后为

天阶，天阶旁有小廊，再上又有一个大厅，厅旁有两个耳房。耳房或通厨房或通横屋，这就是最大规模的间格。普通的只有一个厅和两个耳房，厨房、猪房、鸡棚等在厅侧或在耳房侧。间格虽常有差异，但有许多条件是一定不易的，如地底一概不用砖或木板铺垫，下雨之后，虽在大厅也不免泥泞难堪。大厅中央或隅侧必有一个火堆，那七八尺长的材木或干竹不熄地燃烧着，火堆之旁有矮凳三四张，烹茶器一个，水缸或有或无，火堆之上有一条索子从屋顶悬下来，其上系着几个树枝削成的钩子，满挂着破衣、破布、竹帽、臭鞋子等物。我们无论到哪一家都被拉在矮凳上坐着，一面谈一面煮水烹茶。火堆上未有炉子，把几块大小相若的石头摆成三角或四角形，将锅儿搁起，纵火其下。谈话时无论日夜，都要围着火堆，夜间为尤甚，骄阳如火的时候，我们求凉快之不暇，他们好像一点不觉到热，不是很可怪的么？厨房中一切器具与汉族乡下人用的大概相似，且都从汉人墟市中购来。最特别的却是烧火的大灶，高尺余，径二尺，筑土地上成圆形，锅置顶上，门口颇大，烧火时，把七八尺长的木或竹整条的送入灶口，虽粗如碗长及丈的依例不劈不断，费的柴薪多而得到的火力少，好在瑶山的薪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在广州那就不得了。厨房里面已无窗户，又无烟突，在平时固然满墙满壁挂满了尘灰穗子，烧火时再加以弥漫的烟气和透不出的热力，情景更觉难堪。他们已习而不觉了，吃粥时一点不觉得热和闷，处之泰然。尤其是吃酒的男子们，低斟浅酌地把几小时的时间消磨在火盘般热、地狱般黑的厨房中。

4. 交通 轮船、火车、飞机为交通利器，除非不谈交通问题，如果谈起这问题总脱不了这三种。瑶人知识闭塞，完全不晓得这三样是什么东西，甚至除了一两个自命极开通的人物以外，其余许许多多简直连船都没有看过，乘坐更不必说了。有一次，有一个瑶人送我到平南，看见一个来往梧州江口的轮船经过，他悄悄地问我：“船里面不是很冷的吗？”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与水这样的接近呀！”又有一次，一个瑶人和我到广州，乘港梧汽船时固然表示出又惊奇又害怕的神态来，以及在广三火车上，火车隆隆然的不绝向前飞进，他吓得面孔都白了，生怕那隆隆响的东西把他抛在旁边的稻田上，双手紧紧的抱着椅靠，双足实实的踏着车底，眼瞪瞪的看着我。后来他回到瑶山告诉同类说：“有些人坐着一种不大不小呜呜叫的东西，腾着风突然在我身边跑过，那风把我一吹，我正想看时，它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人听了转来问我，我简直不会回答他，想了许久许久才晓得是汽车，不禁大笑特笑。观此情形，严格说起来，瑶山山里头简直无交通之可言，有之也不外一些千湾万曲，鸟道羊肠的山路罢了。然而以那十分懒怠的瑶人，能够做出怎样的道路，我们不难一揣即得了。

我们到罗香村那天是五月廿三日，此日以后约一个月当中，没有一天不受倾盆大雨的打击，于是每每有“天无一日晴，路无五步平”之叹。后来天气放晴了，将罗香村做了全队的集合点，分队向各村进发。从前“路无五步平”的罗香村，那时反觉得十分好走，如由罗香村至白牛村，途经一个三千多尺的高山，径阔尺许，怪石严巉，据说路程只有十五里，走起来至少都要三小时。初时每引为苦，其后因往

罗蒙，往金秀，往圣堂顶等处得来的经验，才晓得瑶山道路之难并不难于攀高山，亦不难于多严峻，更不难于途径窄狭，而难于蓬蒿没径，无路可通，前进时要把双手环在胸前或剪在背后，缩着肩，弯着头，将帽子做先锋，向茂草中乱钻乱闯。稍不留心便给利如霜的茅草割伤头面，割伤双手，足一滑便要滚倒数十步。这还小事，最可怕的还是怕给恶蜂刺着，给毒蛇咬着。辛树帜、石声汉、黄季庄各位同伴，哪个不吃过恶蜂的大亏，哪个不谈虎色变？可幸有野蛮的身体来扶助那文明的精神，才能前进不馁。探望圣堂顶那天，引路瑶人，不知如何的不慎给一条红腹青蛇微微的刮损了些一手指皮，一些血丝都没有，而且毫无痛苦，谁料不到二十分钟已肿到臂上，痛楚不堪，你说危险不危险啊！如果真正给它咬着，毒牙脱在伤口里，还有命吗？

瑶山素多溪水，溪流阻隔的地方，无论深浅，只有涉越，绝少桥梁。山上不修路，水里不架桥，这种奇特的现象，除掉与汉人墟市来往孔道之外，瑶村与瑶村间，差不多无处不如此。在实际说起来，在山中开辟马路，行驶汽车，许多地方还可以做得到，退一万步说，纵不能辟路通车，最少也可以将草莽修剪些，将多余的材木架搭些必不可少的桥梁，时时往来，也可以得不少的方便。然而计不出此，宁愿年年月月，千辛万苦在草莽丛中像野狸般乱窜乱钻，不到多远又要涉水，其懒惰与愚蠢，真不可及也。

5. 迷信 未开化的民族，迷信鬼神和命运之心比较别的分外来得强，这是人所同晓的。瑶人是一种不开化的民族，自然不是例外。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以为冥冥中有神鬼为之主宰，所以病了不请医不吃药，请喃巫先生捉鬼，把病鬼捉去之后，无论病症如何危险，自然马上痊愈。巫师捉鬼我并没亲自看过，但他们对我说得很详细，做巫师的燃着香烛之后，一面诵着咒语，一面挥剑作砍杀状。咒语都用汉字纪录着背诵得娴熟的，这种习俗与汉人无甚差异，我思疑或者是从汉人传进去的也未可知。据瑶人自称，除了那“该死的”之外，“不该死的”捉了鬼那病便可霍然若失。究竟谁是该死谁是不该死的，茫茫渺渺中有谁晓得呢？至于死丧婚嫁，无处不求喃巫先生来诵咒，详细情形，当于下篇补述。

瑶人除了拜祖先之外，还拜许多拉拉杂杂的神。他们神庙最觉可笑，只用四根大柱子植在四方，顶上盖着竹瓦，前后左右四面都是空洞洞的。偶像呢，更简陋得可怜，光溜溜的一块大石头，一点人工装饰都没有。香炉是土制的，购自汉人，有一次我用鸟枪将一个香炉打破了，才发现它底下有四个铜钱，以后许多香炉底下也有同样的发现。那铜钱乃普通市上流通的清朝钱，放在底下有什么用意，无从而知。金秀的神庙虽比较的可观些，但仍然不失简陋的本色。

他们信仰命运之心与信仰鬼神之心，本分不出什么轩轻。如某甲家中死了几个人，于是大众异口同声的说他命运不好。又如某年山猪把禾田吃得干净，把木薯掘个清光，他们连守几夜都捕它不到，于是不问山猪所以多的原因，也不问看守的勤惰如何，更不会考究那捕不到的缘故，又异口同声的归咎到时年不好。至于不好固然是不好了，有什么方法补救呢？如何能变它做好呢？这一类的问题不特为他们所